

北史

唐 李延壽 撰

# 北史

第 六 冊

卷四五至卷五四(傳)

中 華 書 局

# 北史卷四十五

## 列傳第三十三

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

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

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

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

裴叔業，河東聞喜人，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。五世祖苞，晉秦州刺史。祖邕，自河東居于襄陽。父順宗，兄叔寶，仕宋、齊，並有名位。

叔業少有氣幹，頗以將略自許。宋元徽末，歷官爲羽林監、齊高帝驃騎行參軍。齊受命，累遷爲寧蠻長史、廣平太守。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，明帝輔政，以爲心腹，使領軍奄襲

諸蕃鎮，盡心用命。及卽位，以爲給事黃門侍郎，封武昌縣伯。

孝文南次鐘離，齊拜叔業爲徐州刺史，<sup>二</sup>以水軍入淮。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，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。聿曰：「伯父儀服誠爲美麗，但恨不晝游耳。」

齊帝崩，廢帝卽位，誅大臣，都下屢有變發。叔業登壽春城，北望肥水，謂部下曰：「卿等欲富貴乎，我言富貴亦可辦耳。」未幾，見徙南兗州刺史。會陳顯達圍建鄴，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，及顯達敗而還。叔業慮內難未已，不願爲南兗州。齊廢主嬖臣茹法珍、王暄之等疑其有異，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。叔業兄子植、颺、瑜、粲等棄母奔壽陽。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，且欲羈縻之，白齊主，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，許不須回換。叔業雖得停，而憂懼不已。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，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：「雍州若能堅據襄陽，輒當勦力自保。若不爾，回面向北，不失河南公。」梁武報曰：「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，自然無患。若意外相逼，當勒馬二萬，直出橫江，以斷其後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。若欲北向，彼必遣人相代，以河北一地相處，河南公寧復可得？如此則南歸望絕矣。」叔業沉疑未決，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，訪入北之宜。真度答書，盛陳朝廷風化，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。

景明元年正月，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、豫州刺史、征南將軍，封蘭陵郡

公，又賜叔業璽書，遣彭城王勰、尚書令王肅赴接。軍未度淮，叔業病卒，李元護、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。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諡忠武公，給東園溫明祕器。

子蒨之，字文德，仕齊，隨郡王左常侍，先卒。

子譚紹封。譚粗險好殺，所乘牛馬爲小驚逸，手自殺之。然孝事諸叔，盡於子道，國祿歲入，每以分贍，世以此稱之。位輔國將軍、中散大夫。卒，贈南豫州刺史，諡曰敬。

子測，字伯源，襲。歷通直散騎侍郎，天平中，走於關中。

蒨之弟芬之，字文馥，長者好施，篤愛諸弟。仕齊，位羽林監。入魏，以父勳封上蔡伯。爲東秦州刺史，在州有清靜稱。後徙封山莊縣。遷岐州刺史，爲隴賊所圍，城陷，賊以送上邽，爲莫折念生所害，贈青州刺史。

芬之弟藹之，字幼重，性輕率。好琴書，其內弟柳諧善鼓琴，藹之師而微不及也。位汝陽太守。

叔業長兄子彥先，少有志尚。叔業以壽春入魏，彥先封雍丘縣子，位勃海相。卒，諡曰惠恭。

彥先子約，字元儉，性頗剛鯁，後襲爵。冀州大乘賊起，敕爲別將，行勃海郡事，城陷見害。



長子英起，武定末，洛州刺史。英起弟威起，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，贈鴻臚少卿。

彥先弟絢，揚州中從事。時揚州霖雨，水入城，刺史李崇居城上，繫船憑焉。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，謂崇還北，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。崇勒水軍討之，衆潰見獲，投水而死。

植字文遠，叔業兄叔寶子也。少而好學，覽綜經史，尤長釋典，善談理義。隨叔業在壽春。叔業卒，席法友、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。祕叔業喪問，敕命處分，皆出於植。於是開門納魏軍。詔以植爲兗州刺史、崇義縣侯，入爲大鴻臚卿。後以長子昕南叛，有司處之大辟，詔特恕其罪，以表勳誠。尋除授揚州大中正，出爲瀛州刺史，再遷度支尚書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

植性非柱石，所爲無恒。兗州之還也，表請解官，隱於嵩山，宣武不許，深以爲怪。然公私集論，自言人門不後王肅，怪朝廷處之不高。及爲尚書，志意頗滿，欲以政事爲己任，謂人曰：「非我須尚書，尚書亦須我。」辭氣激揚，見於言色。及入參議論，時對衆官，面有譏毀。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，言華夷異類，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。率多侵侮，皆此類也。侍中于忠、黃門元昭覽之切齒，寢而不奏。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。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

皇甫仲達，云受植旨，遂詐稱被詔，率合部曲，欲圖領軍于忠。時忠專權，既構成其禍，又矯詔殺之，朝野稱冤。臨終，神志自若，遺令子弟，命盡之後，剪落鬚髮，被以法服，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。

初，植與僕射郭祚、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，後祚、儁事雪加贈，而植追復封爵而已。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，於是贈尚書僕射、揚州刺史，乃改葬。

植母，夏侯道遷姊也。性甚剛峻，於諸子皆如嚴君。長成後，非衣帽不見，小有罪過，必束帶伏門，經五三日乃引見之，督以嚴訓。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，旦夕溫清。植在瀛州也，其母年踰七十，以身爲婢，自施三寶，布衣麻菲，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。植弟瑜、粲、衍並亦奴僕之服，泣涕而從，有感道俗。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，於是出家爲比丘，入嵩高積歲，乃還家。植既長嫡，母又年老，其在州數歲，以妻子自隨。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，而各別資財，同居異爨，一門數竈，蓋亦染江南之俗也。論者譏焉。

植弟颺，壯果有謀略。在齊，以軍功位驍騎將軍。入魏，爲南司州刺史，封義陽縣伯，詔命未至，爲賊所殺，進爵爲侯。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，其子炯不得襲封。明帝初，炯行貨於執事，乃封城平縣伯。

炯字休光，小字黃頭，頗有文學，善事權門。領軍元叉納其金帛，除鎮遠將軍、散騎常

侍、揚州大中正，進爵爲侯，改封高城。尋兼尚書右丞，出爲東郡太守，爲城人所害。贈散騎常侍、青州刺史，諡曰簡。

颺弟瑜，字文琬，封下密縣子，試守滎陽郡，坐虐暴殺人免官。後徙封灌津子，卒於勃海太守，贈豫州刺史，諡曰定。

瑜弟粲，字文亮，封舒縣子。沉重善風儀，頗以驕豪爲失。歷正平、恒農二郡太守。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，粲不從，雍甚爲恨。後因九日馬射，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，雍時爲州牧，粲修謁，雍含怒待之。粲神情閑邁，舉止抑揚，雍目而不覺解顏。及坐定，謂粲曰：「可更爲一行。」粲便下席爲行，從容而出。坐事免。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，欲觀其風度，令傳詔就家急召之，須臾間，使者相屬，合家恒懼，不測所以，粲更恬然，神色不變。帝歎異之。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，勢傾一時，朝士見者，咸望塵拜謁，粲候肇，唯長揖而已。及還，家人尤責之，粲曰：「何可自同凡俗也。」又曾詣清河王懌，下車始進，便屬暴雨，粲容步舒雅，不以霑濡改節。懌乃令人持蓋覆之，歎謂左右曰：「何代無奇人！」性好釋學，親昇講座，雖持義未精，而風韻可重。但不涉經史，終爲知音所輕。

後爲揚州大中正、中書令。明帝釋奠，以爲侍講，轉金紫光祿大夫。元顥入洛，以粲爲



西兗州刺史，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，棄州入嵩高山。節閔帝初，復爲中書令。後正月晦，帝出臨洛濱，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。帝曰：「昔北海入朝，暫竊神器，爾日卿戒之以酒，今欲我飲，何異於往情？」粲曰：「北海志在沈湎，故諫其所失，陛下齊聖溫克，臣敢獻微誠。」帝曰：「甚愧來譽。」仍爲命酌。

孝武初，出爲驃騎大將軍、膠州刺史。屬時亢旱，土人勸令禱於海神。粲憚違衆人，乃爲祈請，直據胡床，舉盃曰：「僕白君。」左右云：「前後例皆拜謁。」粲曰：「五岳視三公，四瀆視諸侯，安有方伯致禮海神。」卒不肯拜。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，粲唯高譚虛論，不事防禦之術。翔乘其無備，掩襲州城，左右白言賊至，粲云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左右又言「已入州門」。粲乃徐云：「耿王可引上廳事，自餘部衆，且付城人。」不達時變如此。尋爲翔害，送首於梁。  
子含，字文若，員外散騎侍郎。

粲弟衍，字文舒，學識優於諸兄，才亦過之。事親以孝聞，兼有將略。仕齊，位陰平太守。歸魏，授通直郎，衍堅辭朝命，上表請隱嵩高，詔從之。宣武末，稍以出山，干祿執事。從歷建興、河內二郡太守。歷二郡，廉貞寡欲，善撫百姓，人吏追思之。孝昌初，梁將曹敬宗寇荊州。詔衍爲別將，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荊州。衍大破之，荊州圍解。除北道都督，鎮

鄴西之武城，封安陽縣子。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。衍覺其有異，密表陳之。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，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、李神軌等討鑒，平之。除相州刺史、北道大都督，進封臨汝縣公。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，軍敗見害。贈車騎大將軍、司空、相州刺史。子嵩襲。

叔業之歸魏，又有尹挺、柳玄達、韋伯昕、皇甫光、梁祐、崔高容、閻慶胤、柳僧習並預其功。

尹挺，天水冀人，仕齊，位陳郡太守。與叔業參謀歸誠，歷南司州刺史。

柳玄達，河東解人，頗涉經史，仕齊，諸王參軍。與叔業姻婭周旋，叔業獻款，玄達贊成其計。入魏，除司徒諮議參軍，封南頓縣子。卒，改封夏陽縣，子絳襲。絳弟遠，字季雲，性粗放無拘檢，時人或謂之柳癲。好彈琴耽酒，時有文詠。孝武初，除儀同、開府參軍事。放情琴酒之間，每出行返，家人或問消息，答云「無所聞，縱聞亦不解」。後客遊卒。

玄達弟玄瑜，位陰平太守，卒。子諧，頗有文學，善鼓琴，以新聲手勢，京師士子翕然從學。除著作佐郎，於河陰遇害。

韋伯昕，京兆杜陵人，學尚有壯氣。自以才智優於裴植，常輕之，植嫉之如讎。卽彥先

之妹夫也。叔業以其有大志，故遣送子芬之爲質。〔四〕入魏，封零陵縣男，歷南陽太守，坐事免。後拜員外散騎常侍，加中壘將軍。告裴植謀爲廢黜，植坐死。後百餘日，伯昕亦病卒。臨亡，見植爲祟，口云：「裴尙書死，不獨見由，何以見怒？」

皇甫光，安定人，美鬚髯，善言笑。入魏，卒於勃海太守。兄椿齡，從薛安都於彭城內附，〔五〕除岐州刺史。椿齡子璋，鄉郡相。璋弟瑒，位吏部郎。性貪婪，多所受納，鬻賣吏官，皆有定價。後以丞相、高陽王雍之壻，爲豫州刺史。爲政殘暴，百姓患之。卒於安南將軍、光祿大夫，贈尙書左僕射。子長卿，太尉司馬。

梁祐，北地人，叔業從姑子也。好學，便弓馬，隨叔業征伐，身被五十餘創。景明初，賜爵山桑子。出爲北地太守，清身率下，甚有聲稱。歷太中大夫。從容風雅，好爲談詠，常與朝廷名賢，泛舟洛水，以詩酒自娛。遷光祿大夫，端然養志，不歷權門，卒於京兆內史。

崔高容，清河人，博學善文辭，美風彩。景明初，位散騎侍郎，出爲揚州開府掾，帶陳留太守，卒官。

閻慶胤，天水人，博識洽聞，善於談論，聽其言說，不覺忘疲。卒於敷城太守。  
柳僧習見其子蚪傳。

夏侯道遷，譙國人也。少有志操。年十七，父母爲結婚韋氏，道遷云：「欲懷四方之志，不願取婦。」家人咸謂戲言，及婚，求覓不知所在，訪問，乃云逃入益州。

後隨裴叔業於壽春，爲南譙太守。二家雖爲姻好，親情不協，遂單騎歸魏。拜驍騎將軍，隨王肅至壽春。肅薨，道遷棄戍南叛。

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、梁秦二州刺史，鎮南鄭。黑請道遷爲長史，帶漢中郡。會黑死，而道遷陰圖歸順。先是，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，〔六〕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，假武都王，〔七〕助戍漢中。道遷乃擊靈珍，斬其父子，送首於京師。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、秦二州刺史。道遷遣表歸闕，詔璽書慰勉，授持節、散騎常侍、平南將軍、豫州刺史，封豐縣侯，遣尙書邢巒指授節度。道遷表受平南、常侍，而辭豫州、豐縣侯，引裴叔業公爵爲例。宣武不許。

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，引見於太極東堂，免冠徒跣謝曰：「比在壽春，遭韋纘之酷，申控無所，致此猖狂。是段之來，〔八〕希酬昔遇。」宣武曰：「卿建爲山之功，一簣之玷，何足謝也。」道遷以賞報爲微，遂巡不拜，尋改封濮陽縣侯。歲餘，頻表解州，宣武許之。除南兗州大中正，不拜。

道遷雖學不深洽，而歷覽書史，閑習尺牘。好言宴，務口實，京師珍羞，罔不畢有。於京城西水次市地，大起園池，殖列蔬果，延致秀彥，時往遊適。妓妾十餘，常自娛樂，國秩歲入三千餘匹，專供酒饌，不營家產。每誦孔融語曰：「坐上客恒滿，罇中酒不空，餘非吾事也。」識者多之。

歷華、瀛二州刺史，爲政清嚴，善禁盜賊。卒，贈雍州刺史，諡明侯。初，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，求分邑戶五百封之，宣武不許。靈太后臨朝，道遷重求分封，太后大奇之，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興，會卒，遂寢。道遷不聘正室，唯有庶子數人。〔九〕

長子夬，字元廷，歷鎮遠將軍、南兗州大中正。夬性好酒，居喪不戚，醇醪肥鮮，不離於口，沽買飲噉，多所費用，父時田園，貨賣略盡，人間債猶數千餘匹。穀食至常不足，弟妹不免飢寒。

初，道遷知夬好酒，不欲傳授國封。夬未亡前，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廳事，與其父坐，屏人密言。夬心驚懼，謂人曰：「世寶至，官少間必擊我也。」〔一〇〕尋有人至，云「官呼郎」，隨召即去，遣左右杖之二百，不勝楚痛，大叫。良久乃悟，流汗徹於寢具。至明，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，〔二〕見其衣濕，謂夬曰：「卿昨夜當大飲，溺衣如此。」夬乃具陳所夢。先是旬餘，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，夬聞，謂卓曰：「人生何常，唯當縱飲。」於是昏酣遂甚。夢後，



二日不能言，針之乃得語，而猶虛劣，俄而心悶而死。洗浴者視其尸體，大有杖處，青赤隱起，二百下許。贈鉅鹿太守。

初，夫與南人辛誡、庾遵、江文遙等終日遊聚。酣飲之際，恒相謂曰：「人生局促，何殊朝露，坐上相看，先後間耳。脫有先亡者，於良辰美景，靈前飲宴，儻或有知，庶共歆饗。」及夫亡後，三月上巳，諸人相率至夫靈前，仍共酌飲。時日晚天陰，室中微闇，咸見夫在坐，衣服形容，不異平昔，時執盃酒，似若獻酬，但無語耳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，披簾欲出，便卽僵仆，狀若被毆。夫從兄欣宗云：「今是節日，諸人憶弟疇昔之言，故來共飲。僧明何罪，而被嗔責？」僧明便悟。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，并怒家人，皆得其罪，又發陰私竊盜，咸有次緒。

夫妻裴植之女也，與道遷諸妾不睦，訟鬩徹于公庭。子籍，年十餘歲，襲祖封已數年，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痼疾，不任承繼，自以與夫同庶，已應紹襲。尙書奏籍承封。

道遷兄子奂，位咸陽太守。

道遷之謀，又襄陽羅道珍、北海王安世、潁川辛誡、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。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，有能名。安世，苻堅丞相王猛玄孫也。歷涉書傳，位北華州刺史。誡，魏衛尉

辛毗後也。有文學，位濮陽、上黨二郡太守。永善彈琴，有文學，位漢中太守。永弟漾，亦善士，性至孝。

時潁川庾道者，亦與道遷俱入國，雖不參勳謀，亦爲奇士。歷覽史傳，善草隸書，輕財重義。仕梁，右中郎將。及至洛陽，環堵弊廬，多與儁秀交舊，積二十餘歲，殊無宦情。後爲饒安縣令，罷，卒。

李元護，遼東襄平人，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。胤子順、璠及孫沉，志皆有名宦。沉孫根，仕慕容寶爲中書監。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，居青州。數世無名，三齊豪門多輕之。

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。身長八尺，美鬚髯，少有武力。仕齊，位馬頭太守，雖以將用自達，然亦頗覽文史，習於簡牘。後爲裴叔業司馬，帶汝陰太守。叔業歸順，元護贊同其謀。叔業疾病，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。壽春剋定，元護頗有力焉。

景明初，以元護爲齊州刺史、廣饒縣伯。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爲不軌，元護誅戮所加，微爲濫酷。州內飢饉，表請振貸，蠲其賦役。但多有部曲，時爲侵擾，城邑苦之，故不得

爲良刺史也。三年卒。病前月餘，京師無故傳其凶問，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「李齊州死」，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，後復如此。元護妾伎十餘，聲色自縱，情慾既甚，支骨稍消，鬚長二尺，一時落盡。贈青州刺史。元護爲齊州，經拜舊墓，巡省故宅，饗賜村老，莫不欣暢。及將亡，謂左右曰：「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，士女屬目。若喪過東陽，不可不好設儀衛，哭泣盡哀，令觀者改容也。」家人遵其誠。

子會襲，正始中降爵爲子。會頑驕好酒，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，甚有姿色，會不答之。房乃通其弟機，因會醉，殺之。子景宣襲。機與房遂如夫婦，積十餘年，房氏色衰，乃更婚娶。

元護弟靜，性貪忍，兄亡未斂，便剝妓服玩及餘物。歷齊郡內史。

席法友，安定人也，祖、父南奔。法友仕齊，以膂力自効，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、建安成主。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，拜豫州刺史、苞信縣伯。叔業卒後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，淮南剋定，法友有力焉。歷華、并二州刺史。後爲別將出淮南，欲解胸山之圍。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，遂停十年。恬靜自安，不競世利。宣武末，除濟州刺史，廉和著稱。又徙封乘氏。

後卒於光祿大夫，贈秦州刺史，諡襄侯。

子景通襲，善事元叉，兼賂叉父繼。繼爲司空，引景通爲掾。卒，贈衛尉少卿。子郾襲，走關西。

王世弼，京兆霸城人也。姚泓之滅，其祖、父南遷。世弼身長七尺八寸，魁岸有壯氣，善草隸書，好愛墳典。仕齊爲軍主，助戍壽春，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。除南徐州刺史，封慎縣伯。後除東秦州刺史，政任於刑，爲人所怨，有受納之響，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，會赦免。後爲河北太守，有清稱。再遷中山內史，加平北將軍。直閣元羅，領軍元叉弟也，曾過中山，謂曰：「二州刺史，翻復爲郡，當恨恨耳。」世弼曰：「儀同之號，起自鄧騭，平北爲郡，始在下官。」卒，贈豫州刺史，諡曰康。

長子會，汝陽太守。

次子由，字茂道，好學有文才，尤善草隸書，性方厚，有名士風，又工摹書，爲時人所服。位東萊太守，罷郡寓居潁川。天平初，元洪威構逆，大軍攻討，爲亂兵所害。名流悼惜之。